

中国
伊斯兰
文化

中国伊斯兰文化

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 合编
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伊斯兰文化/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、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合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1996

ISBN 7-101-01561-1/G·64

I. 中… I. ①文…②国… II. 伊斯兰教—宗教文化—中国 N. B96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8191 号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¹/₃₂·7³/₄ 印张·2 插页·177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 定价:12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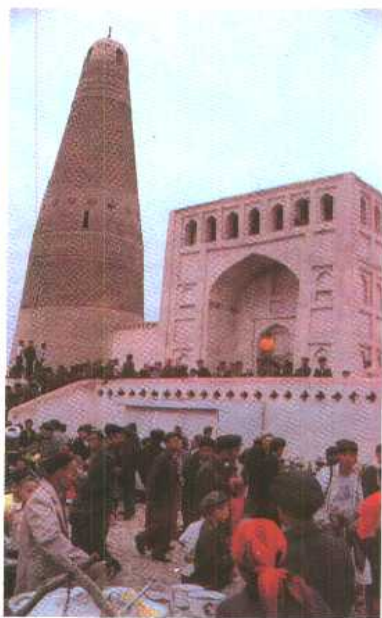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牛街清真寺大殿



新疆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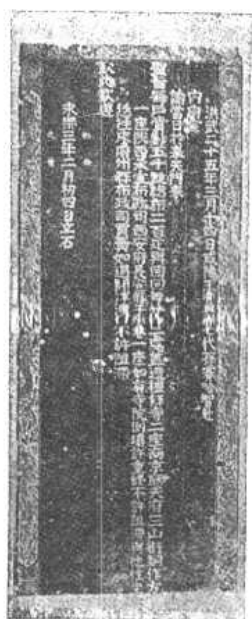
福建泉州清净寺



新疆吐鲁番额敏塔



宁夏银川清真大寺



明洪武圣旨碑
在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内



牛街礼拜寺所存康熙圣旨牌



泉州灵山圣墓



撒拉族穆斯林收藏的手抄本《古兰经》



阿拉伯文横披匾额(万景和书写)

目 录

开展伊斯兰文化的研究.....	白寿彝(1)
关于古太白(屈底波)“进军中国”与“遣使中国”的问题	纳 忠(3)
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经院教育.....	夏米西丁·哈吉(8)
关于元代回回人的“华化”问题	杨志玖(12)
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	秦惠彬(17)
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璧 ——明清四大经学家汉文译著简谈	李长庆(26)
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	胡振华(35)
伊斯兰教在中国为什么又称为回教或清真教	马寿千(44)
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漫议	李松茂(49)
国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	沈 青(58)
中世纪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文献	李增祥(64)

《古兰经》在中国	金宜久(73)
从回族汉文匾联看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色	冯今源(79)
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	陈久金(85)
伊斯兰医学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与贡献	宋 岷(93)
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	沙秋真(99)
中国古代穆斯林文学的特点及成就	林 松(104)
伊斯兰文化中的汉文碑刻	李兴华(114)
新疆维吾尔族的音乐舞蹈	袁炳昌(119)
阿拉伯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	哈吉·尤素福(124)
两件正德朝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 ——兼谈伊斯兰文化的影响	李毅华(132)
漫话开斋节	李英华(139)
伊斯兰教对维吾尔语言文字的影响	王振忠(143)
经堂语与小儿锦	寅 住(150)
关于亦思替非文字	陈高华(154)
刘智与《天方三字经》	艾月洁(157)
王宽阿訇办学二三事	陈进惠(162)
《来复铭》浅析	哈吉·易卜拉欣(165)
林则徐《竹枝词》中的新疆穆斯林生活	叶哈雅(170)
北京牛街礼拜寺	杨宗山(175)
泉州伊斯兰教历史遗迹	黄秋润(178)
马哈只碑	谢 方(183)
额敏塔与伊斯兰文化	孙学雷(186)

伊斯兰教常识.....	马利强(191)
全国清真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表(国家级、省级)	
.....	李 革 陈宗荣 马奋奋(202)
伊斯兰教主要节日及纪念日公、农、伊历对照表(1996—2050)	
.....	马以愚 马肇曾(205)

开展伊斯兰文化的研究

白寿彝

伊斯兰文化是世界性的伟大的文化之一。它在创始时，就吸收多方面的营养，形成自己的体系。此后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之久，传遍亚非两洲及世界各地，无形中受到了某些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各地民族习俗的影响，不断丰富了自己的内容，同时，未免在外观上看起来显得更加复杂了。

无论在学术研究上、宗教工作上和有关政策的制定上，都需要对伊斯兰文化有一定的理解，因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，而是必须要做的工作。

我国有 10 个民族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，这是全民族性的信仰。在这 10 个民族以外，还有一些民族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。对伊斯兰文化的理解，也很有利于各民族之间、各民族内部的团结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在我国民族地区，也有一些研究机构，也有一些经师，但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一直缺乏系统的、有组织的工作，这种情形不能适应世变的要求而必须有所改变。

因为各种原因,大规模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活动一时难于展开,但小规模的活动是可以实行的。我想,这种新的研究活动,可以从两点开始。一点是对《古兰经》的学习、研究,为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开一个头,这是最基本的工作。又一点是对于合作互助、民族团结在教育上的研究。这两点都可以适当地联系现实,发挥伊斯兰的积极因素,提高人们对伊斯兰的认识。这是一件长远而非常有意义的工作,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。

1995. 7. 12. 于北京

(作者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)

关于古太白(屈底波)“进军中国”与“遣使中国”的问题

纳 忠

我国与阿拉伯的关系,发生很早,西汉建元二年(前 139),张骞奉汉武帝命出使西域,亲历大月氏、大宛、康居等中亚国家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,先后在西域住了 10 年。他虽然没有亲临西亚,但已经听到关于“条支”这个地区的情况。“条支”,指的就是波斯湾、伊拉克等阿拉伯地区。

东汉和帝永元九年(97),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,出使大秦(包括埃及、叙利亚在内的罗马帝国东方领土),抵条支,为西海(波斯湾)所阻,不能西渡,乃还。

张骞和甘英的西行,丰富了中亚和西亚、阿拉伯地区的知识,促进了中西经济、文化的交流和发展。

7 世纪初,伊斯兰教创始人、先知穆罕默德曾勉励弟子到中国学习:“你们求学吧!哪怕是到中国去。”足以证明当时穆罕默德至

少已经知道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了。

根据阿拉伯著名历史家马斯欧迪(956年卒)在他的名著《金草原》里的记载:6世纪,中国的商船经常访问波斯湾,并从波斯湾进入幼发拉底河,在距离古巴比伦废墟约3公里的“希拉城”附近停泊,与当地阿拉伯人进行交易。这说明在唐代以前很久,中国与阿拉伯地区,已经发生了频繁的直接交往。

我国古代的蚕丝和丝织品运往西方,有陆海两路,以陆路为主。从长安的采集地,出玉门阳关西行,经中亚安息(波斯),再往西至条支、大秦,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“丝绸之路”,为我国与西方陆上交通最重要的通道。阿拉伯历史家认为叙利亚正是这条“丝路”的西方中心,中国丝货通过叙利亚再转到小亚细亚、埃及和地中海沿岸。

公元8世纪初,阿拉伯军大举向中亚扩张。705年,倭马亚哈里发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·马立克逝世,他的儿子韦立德一世继位。当时帝国正呈现一派繁荣景象,进入了阿拉伯历史家所谓的倭马亚王朝的“鼎盛时期”。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对外军事大扩张。这是四大哈里发时期(633—661)第一次大扩张的继续。倭马亚王朝的对外扩张本来是从开国君主穆阿威叶时代就开始了的。穆阿威叶两次从海上和陆上进攻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,终因内乱牵制,归于失败。为了专心平乱,穆阿威叶甚至选择了同拜占庭讲和的政策,甘心向拜占庭缴纳年贡,换取拜占庭停止侵犯边境。在北非战场上,穆阿威叶曾攻下突尼斯,建立了盖赖旺城,也因内部局势动荡,停止前进。

阿卜杜·韦立德即位后,仍任用铁腕人物哈查吉为伊拉克总督(实际上是帝国东部总督),继续向东方扩张。

705年,哈查吉向韦立德推荐古太白(屈底波)继任呼罗珊长官,以木鹿作为向“河外地区”(即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)

进攻的根据地。古太白部下的士卒多由巴士拉和库法两个地区的阿拉伯部落组成：来自巴士拉者 4 万人，来自库法者 7 千人，另有 7 千余人是伊朗籍的“新穆斯林”（马瓦里）。在这以前的 30 年内，阿拉伯人多次渡过乌浒水（阿姆河），进入“河外地区”，占领了突厥各小国。不过占领是短暂的，有胜有负，没有稳定地占领下来，大规模的进军，实际上是在韦立德继位（705—715 年在位）、古太白任呼罗珊总督后开始的。也就是说，705 年后才向“河外地区”全面进军，并加以长期占领的。

古太白于 705 年率领大军，渡过巴里赫河，攻占了吐火利斯坦的首府巴里赫城。乌浒水（阿姆河）外的撒加尼亚的国王闻之惊慌失措，急忙修书给古太白请和，并呈献了撒加尼亚地区的金钥匙。古太白接受了请求。随即渡过乌浒水，取道古巴底亚和撒加尼亚的南边，进攻阿浑河及舒曼河。接受投降后，古太白率军转回木鹿。这样，没有费多大气力，就征服了吐火利斯坦和撒加尼亚两个地区的大部分部族和城市。

706 年，古太白派人通知巴吉卡特地区的国王尼基克·图尔汗，要他释放过去多年被俘掳的阿拉伯人。尼基克慑于古太白的声威，释放了阿拉伯战俘，请求停止进军。

于是古太白才放手向粟特地区进军，不致分散兵力。他很快进入距布哈拉不远的比坎大城郊，全力攻城。可是比坎大城中军民士气旺盛，奋勇抵抗，誓死保卫城池，并截断了阿拉伯军的后路，使之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，死伤惨重；同后方的交通断绝了两个月之久。伊拉克总督哈查吉见古太白军杳无音讯，颇为焦急，认为凶多吉少，甚至在清真寺举行祈祷大会，祝愿古太白军平安。古太白见无后路可退，乃奋勇攻城，抱着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决心，一鼓作气，终于攻下比坎大城。粟特地区人民，突厥各部族人民见势不妙，乃打破各自为战的孤立局面，实行各方大联合，号召了 20 万人众，

奋勇抵抗。但仍然挡不住阿拉伯人的凌厉攻势，终于被各个击破。707年，进攻布哈拉，鏖战数月，于708年攻破。俘布哈拉国王，并向粟特地区和突厥地区进行残酷的报复；居民死伤惨重，布哈拉国王被杀。阿拉伯军中的艾兹德部族和台米木部族死伤也极为惨重。这是进军“河间”（河外）地区后，时间最长、死伤最重的一次大战役。最后，粟特地区终于归入阿拉伯人长期正式统治之下。

710—712年，征服粟特河中游南部的重镇撒马儿汗和西部的花刺子模（今基发）。713—715年，远征北方。深入药杀水（锡尔河）中游及下游南部的拔汗那地区。于是阿拉伯人几乎囊括了“河外地区”。

9、10世纪，阿拉伯历史家塔巴里（839—923）曾在他的名著《民族与先知历史》中有一篇记载：谓古太白（屈底波）曾攻入中国的喀什噶尔，并派博学精干的使者10人，组成代表团进见唐王，要求唐王朝割地纳贡（即要求“水”、“土”）。唐王回赐以杯水和撮土，表示古太白已达到取得中国“水、土”的目的。不久因阿拉伯内部发生变故，古太白乃撤回。

这篇史料被后来的阿拉伯历史家辗转传录，流传很广，以此作为阿拉伯军曾进入中国领土的根据。其实这篇史料是不真实的，因为：

1. 古太白（屈底波）进军“河外”的时期，以及往后的30年内，唐王朝还是很强大的，它的声威正是远播西域（河外地区）的时期。开元七年（719）、开元十五年（727），安国、康国、吐火罗都先后请求唐王朝出兵支援，抵抗大食人（阿拉伯人）的入侵。足见在古太白（屈底波）统治“河外”之后，阿拉伯人虽然在当地耀武扬威，而唐王朝在西域的声威依然处于隆盛时期，所以诸小国纷纷来附。古太白的铁蹄尽管踏遍河外地区，也不可能长驱直入，占领喀什噶尔而毫不受阻，更不可能向唐王朝咄咄进逼。只有到了751年（天宝十

载)高仙芝出兵西域,在怛逻斯受挫后,唐王朝在西域的势力才被削弱。

2. 关于古太白(屈底波)进逼唐王朝之事,始见于塔巴里的《民族与先知历史》,后被伊本·艾西尔(Ibn A'hir, 1232 年卒)的《全史》(Al-Kamil)全部转录。但此事《唐书》未载,仅洪钧的《元史译文证补》、《报达补传》中略有涉及。洪钧曾使俄,他的《元史译文证补》曾参考拉施特的《史集》及多桑的《蒙古史》等书,而多桑的书曾参考伊本·艾西尔的《全史》,由此推之《元史译文证补》必然参考伊本·艾西尔的《全史》而引用这一段记载。

3. 714 年哈查吉死,古太白失去依靠,第二年哈里发韦立德去世,古太白受新哈里发苏莱曼的排挤,被部下杀害。在这样的混乱情况下,古太白如何能在 715 年派使入华,威胁唐王朝呢?

由于阿拉伯军已抵达中国的边外,很容易同新疆人民接触。因此,伊斯兰教从此开始逐渐传入新疆,由陆上进入中国。而中亚细亚的辽阔地区,大部成为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,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佛教和火祆教。但这都是后来的事。

由此看来,715 年阿拉伯帝国的大将派使者入华的事,是不可靠的传说,而不是史实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外国语大学)